

国门 报告

耀文/著



[第二部]

边关缉私纪事

[第二部]

长篇纪实文学

国门报告

【第二部】



耀文 /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国 门 报 告

第 二 部

——边关缉私纪事——

耀 文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门报告/耀文著. - 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2002.10

ISBN 7-80145-620-3

I . 国… II . 耀… III . 报告文学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6181 号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50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 印张 22.25 字数 350 千字

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45-620-3/D

定价:39.60 元(一、二部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，有征减扣退的权力，肩负着为祖国把关和服务国家经济的双重使命，我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三就来自海关征税。

海关分三类：边关，即陆路海关。分布于我国22000公里的国界线；海关，分布于我国18000公里海岸线；第三类是既不靠海也不靠近国界线的内陆海关。

[国门报告]

西南边境的G号边检站，一直是双边人员及货物出入国境的要塞。2001年5月，自律不严的韩冬雨成了一些不法商人的保护伞。站长胡光华学习归来的当晚，已堕落变质的韩冬雨受三栖公司总经理唐颜之托，将性感的异域美女和巨额美金一齐送进胡光华的卧室之中，胡光华严辞力拒，体现了一名边关稽查干部的正气与大义。

此后，胡光华成了所有不法商人拉拢和打击乃至暗害的对象，韩冬雨非但不思悔改，而且还与不法商人们沆瀣一气，诬陷打击胡光华……在一次追捕贩毒者的过程中，胡光华站长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正义战胜邪恶的颂歌……

责任编辑：曹杨

李棟設計
010-62200706

【国门报告】

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，有征减扣退的权力，肩负着为祖国把关和服务国家经济的双重使命，我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三就来自海关征税。

海关分三类：边关，即陆路海关。分布于我国22000公里的国界线；海关，分布于我国18000公里海岸线；第三类是既不靠海也不靠近国界线的内陆海关。

第一章

二〇〇一年五月的一天深夜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就在这天夜里，在我国西南边陲 G 号边检站右前方几十公里的森林里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枪战。在边检站站长兼缉私大队队长胡光华的指挥下，全体官兵英勇作战，现场击毙两名罪犯，生擒十二人，缴获海洛因一百五十公斤和一批武器弹药，而我方无一伤亡。这次缉私的成功，得到了上级嘉奖。G 号边检站荣立集体三等功，站长胡光华荣立二等功。

半个月前，边检站站长兼缉私大队队长的胡光华接到内线报告，获悉将有一跨国走私集团，将一批毒品偷运入境。胡光华接到密报后，几天中一直在思考：如何周密地将这一走私集团就地解决……

我国西南边境的 G 号边检站与异国隔河相望。一座

长一百八十米，宽六米的桥梁把两国连在一起。每天从这座桥上出入境的商人旅客很多。离边检站驻地一公里的地方，就是我国西南边陲重镇——青山镇。自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后，这里一直是双边人员及货物出入国境的要塞。青山镇的历史并不长，原来是一个占地不足三千平方米，人不足一万的小镇。自改革开放后的一九九〇年起，一个叫唐颜的人，领着一帮人成立了一个“三栖公司”，自任总经理，在这里搞开发。此人神通广大，人称“唐百万”。青山镇由一条小街发展到有十余万人口的大镇，日渐热闹起来。大街小巷人来人往，北京货、上海货、土货、洋货应有尽有。新疆人在吆喝“羊肉串”，东北人在吆喝“酸白菜”……大桥对岸的异国男女成群结队，卡拉、手提，涌进青山镇占摊位、购商品。这就忙坏了我方边检人员。

青山镇不仅商品流动量大，文化生活也异常活跃。走在文化一条街上，白天彩旗缤纷，夜晚灯火辉煌。茶馆里品茶的、下棋的、打牌的吆三喝四。三步一个卡拉OK厅，五步一个歌舞厅，“小天鹅”歌舞厅门口的几个靓女格外引人注目。一个小姐正在招揽客人，她那柔美的曲线清晰可见，苗条丰盈的体态使人无法拒绝美的诱惑。

胡光华再次接到内线紧急密报：三天左右一跨国走私

集团将毒品偷运入境。接到密报后，站长胡光华紧急部署，决定：除正常执勤人员外，其他人员分为三组，在天黑之前到达指定位置进行隐蔽潜伏。第一组由他任组长在正面布防，第二组由副站长韩冬雨任组长在左翼布防，第三组由值班长尤可为任组长在右翼布防。并命令立即检查武器弹药，带足干粮和水。晚8点45分，胡光华站在队伍前清点好人员后，命令：“伪装出发”。

一个小时后，胡光华接到二、三组报告：“按时到达指定位置。”胡光华再次向各组强调，一定要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遵守潜伏纪律。

山野的夜显得十分地幽静。潜伏队员们，有的静静地卧着，有的坐着。周围蝈蝈儿叫个不停。特别令副站长韩冬雨讨厌的是，一群好大的蚊子在满身汗气的身体周围飞来飞去，还冷不防地向他身上咬一口，咬得人又痒又痛。但潜伏纪律迫使他们既不能乱动更不能出声。蚊虫、蚂蚁和一些叫不出名的昆虫不停地、轮翻地向潜伏队员们进行骚扰，再加上闷热的气候，队员们虽然烦躁不安，但边检站的全体官兵是经过实打实的战斗考验过的。站长兼缉私大队队长的胡光华，是一位山东大汉，一米八五的个头儿，肌肉发达，身体健壮。虽说年龄四十有五，但仍是血气方刚。高中毕业后就应征入伍，在那一年西南边垂的自

边关缉私纪事

卫反击战中，因作战勇敢，不怕牺牲，屡立战功。先后任排长、侦察参谋、连长、团参谋长。转业后来到了这个边检站任站长。自从来到边检站，他就经常想：边检站首要责任就是守卫好祖国的大门。

胡光华的对讲机响了。

“报告站长，我是第三组。”

“什么事”胡光华问。

“在我右前方一百米处有异常的声响。”

三组值班长尤可为继续报告。

“注意观察。”胡光华道。

“响声越来越大，并越来越近。”

“是什么响声，判断清楚没有？”

“还不清楚。”尤可为道。

“派一名队员悄悄地爬过去观察一下，但千万不可暴露目标。”胡光华命令道。

“是。”

东方出现了鱼肚白，天渐渐地亮了起来。

胡光华的对讲机又响了起来。

胡光华打开对讲机，知道是第二潜伏组打来的。

胡光华问：“发现了什么情况？”

副站长韩冬雨道：“在我正前方，有两个人在向你们所在的方向走去。”

“这两个人离你们的距离有多远？”胡光华问。

“大约五百米。”韩冬雨答。

“他们是什么人？”胡光华道。

“看来好像不是本地人。现在离近了点，有三百米，一个是本地打扮，一个好像是异国商人。”韩冬雨说。

“注意隐蔽，不能发出任何声音。”胡光华命令道。

“是。”

“他们没有继续往前走，又从原道返回去了。”韩冬雨继续报告说。

“请继续观察。”胡光华说。

“报告，那两人已经从原路消失。”韩冬雨已将这个情况报告完毕。

胡光华说：“现在天已大亮，各队员检查一下伪装，确保没有破绽，吃些干粮、喝点水，把裤口、袖口扎紧，手上脸上脚上涂上防虫药剂，除留一名队员轮流观察外，其他队员可以原地休息。如有大小便，就地解决，不得抬身。”

韩冬雨道：“是。”

胡光华向第三潜伏组发出了同样的指令。

边关缉私事

一夜没有合眼的胡光华，这时仍没有一点睡意。他在想，刚才韩冬雨报告的情况，说明两个问题。第一种可能是两个迷路人，误入潜伏区。第二种可能，就是犯罪集团派出的两个前哨，来探我方虚实。真是这样的话，胡光华想，这个晚上将会有大的行动，说明内线的报告是准确的。胡光华又进一步地对作战方案进行了推敲，经过反复考虑，一个更加成熟的作战方案在大脑里面形成。

天上没有一丝云彩。中午的大阳在发挥它那强大的威力。队员们的背上晒得又痒又痛，肚皮底下湿漉漉地，实在叫人难受。韩冬雨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慢慢地进了梦乡。他真的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，在风雨飘摇之中上上下下地浮动，颇有一种搏击风雨的快感。蓦然间，一个闪电，将他击得粉碎，他的灵魂飘散在空中，他不停地寻找着自己，寻找着原来身上那一对五彩斑斓但注定不能再复原的翅膀……

一条大蛇擦身而过，惊醒了正在甜睡的韩冬雨。韩冬雨睁开他那酸涩的双眼，感到十分疲倦，十分乏味，但还在隐约地回想他所做的这个梦。这时已是傍晚，西山的太阳一片血红。微风吹过，座座青山此起彼伏，真是美不胜收。

天渐渐地暗了下来。站长兼缉私队队长的胡光华给二

三潜伏组下达指令：

“各组注意，吃饱、喝好，检查武器弹药。”

“继续注意隐蔽，不能出现丝毫破绽。”

“密视各组前方，不得放过蛛丝马迹。”

“出现情况及时报告，没有命令不得擅自行动。”

各组接到指令后，副站长韩冬雨小声命令身边的队员：吃干粮、喝水，检查武器弹药，不得发出响声；

注意隐蔽，不能有破绽；

注视前方，如有动静不得擅自行动。

三组值班长尤可为用同样的方式，使各位潜伏队员明白站长意图。夜深了，天黑得像锅底。周围一片寂静，只有蝈蝈儿发出刺耳的叫声。边检站的全体潜伏队员一切准备就绪……

在韩冬雨的视线里出现又消失的那两个人，一个叫阿信，一个叫钱进来。这一刻，他俩走在回转的路上，觉得任务完成得不错，一时间来了兴致。特别是阿信，还开口唱了起来——

我只想唱这首老情歌
愿歌声飞到你身旁

边关缉私纪事

虽然你不能和我常相思
我只想唱这首老情歌
到如今已无事可做
这是我仅有的寄托

阿信唱毕，钱进来也来了兴趣。他想起了自己曾经与映红共欢的情景：钱进来一进房门，那门一下反弹地给锁上了。还没等他站稳，映红就有意识地将凸起的胸部抵住他突突直跳的心，在映红含情脉脉双眼的注视下，她的手已经在他的感觉上试探着。“剑上弦，一触即发”，钱进来忙叫别动别动再动就前功尽弃了。映红只好把手又缩回来。这时映红已把钱进来的裤子脱了下来，只剩下一根“黑桩”，进而又脱掉了他的上衣，便把他轻轻地按在床上

.....

阿信，钱进来走进一栋豪宅，上楼拜见了老大。

“老大，我们回来了。”钱进来说。

“情况怎么样，有没有什么动静？”老大问。

“我们两个沿着无人沟进去，翻过了思矛山、草头山、野猪山，离青山镇只有三里多路，又从大青石、高山岭回来，一路上好像进入无人之地，连夜猫老鼠都没碰到。”

阿信把路线向老大说了个清楚明白。

“看得仔细，看得清楚吗？没有暗哨？没有埋伏？”老大又问。

“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在回来的时候，才听到他们吹起床号呢！”阿信说。

老大对阿信、钱进来办事还是比较放心的。一个多月前，老大曾亲手把十公斤海洛因分成两包交给阿信和钱进来，要他们亲手交给唐颜。他们用两天时间把货交出去了，把钱又如数带了回来。

“好，你们去休息。”老大顺手拿出一沓钱说，“随便找个地方玩玩。”

“谢谢老大”、“谢谢老大”。阿信、钱进来拿着钱高高兴兴地“潇洒”去了。

老大对阿信和钱进来踩线的成功很满意。急忙把老二阮应全召了进来，说：

“阿信和钱进来回来了，他们的试探很成功。今晚十点你亲自带十三个兄弟把一百五十公斤货运过去。”老大向阮应全交待了越境任务。

“好，我亲自去，路线如何走？”阮应全问。

“走我们昨天研究的路线，不能用车夹货，只能分成小包装个人携带，到野猪山后再分头进镇，把货一并交给唐老板，货款等我过去后再结算。”

“是，我立刻去准备。”阮应全回答后起身就走了……

夜深人静，好像此日夜里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样，连蝈蝈儿、昆虫的鸣叫声也没有了。胡光华紧握手枪一直卧在那里，双眼不停地向前方搜索。他还一会儿用左耳紧贴地面听听，一会儿又用右耳紧贴地面听听，看看周围有什么动静。

时针已指向凌晨三点。胡光华贴地细听时，听出有“咚、咚”的声音越来越清晰，他断定是人走路的声音，便立即向二、三组发出信号：

“嘘……”这是有情况的信号。

接着他发出了第二次信号：

“嘘……嘘……”两声。这是做好战斗准备的信号。

凌晨三点二十分，前方出现了走动的黑影。胡光华发出第三次信号：“嘘……嘘……嘘……”三声，这是投入战斗的信号，同时，紧握手枪站了起来，向前方发出警告：

“什么人，站住！”胡光华令命道。

一帮罪犯发现前面有人，惊慌起来，立即四散。

胡光华一看对方人员不可能防范，“砰！”朝天一枪再次示警：二、三组同时朝天鸣枪警告。